因為堅持，所以勇於嘗試

——記國立台中一中日文特藏書籍徵集始末

文／林佩蓉（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助理兼代研究典藏組組長）　攝影／陳偉隆

一通電話，一個請求，一分鐘的決定，一刻鐘後的出發。決定上路的時候，儘管裝備尚有不足，然因為同心協力，走起路來，可以微笑。

這是當文物不只是文物，當徵集不只是工作的心情與想法，或許是在博物館工作，得以不論困境與逆境都可以飽足力氣，努力工作的緣故。

2008年2月 從一通電話開始……

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營運第五年，積累徵集文物的經驗可說是在五年前準備開館工作的同時，逐步建立徵集的基礎，逐年逐步撰寫、草擬徵集館藏的政策要點及作業方式等，受之於捐贈者的熱情，館員始終只有感念、珍惜，並在每一通表達捐贈意願的電話中，自繁瑣的行政業務中提振對文學的熱誠。

2008年2月，經由台灣文壇前輩作家陳千武先生的一通電話引介下，台文館鄭邦鎮館長帶領我們第一次接觸了國立台中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台中一中」）的圖書資料，這座「台籍菁英的搖籃」，自1914年霧峰林家結集當時板橋林家、辜顯榮等百餘位士紳捐獻，向台灣總督府提出「捐獻申請書」，終在1915年獲台灣總督府許可建校，使得台灣人得以突破台日教育不均的限制與困境，擁有受中等教育的權利。

至今已逾百年歷史的台中一中，除了曾經擁有建築資產之外，同時也存有日治時期以來，台灣人與日本人營運時所建置的圖書體系與資源，這些在時間與歷史的變化與更迭下，靜靜的存留下來，是前人的心血，後人的珍寶。只是在受限的環境下，受潮、破損。

經拜訪該校考察後得知，圖書館即將搬遷到新大樓，而擁有三千多冊的日治時期圖書需要自現存的空間中移動，校方因此願意趁此機會與外界研究機構進行圖書移轉、數位運用等計畫，鄭邦鎮館長視此為國內極為重要之文物徵集及典藏研究資料，本館成員探勘其圖書時，亦發現了發霉與蛀蟲的情形非常嚴重，加上典藏空間非恆溫恆濕之處，極有可能滋養霉菌。



日文特藏書中 藝術絹品圖錄。



右起台文館鄭邦鎮館長、台中一中陳信幸組長、台文館研究典藏組林佩蓉兼代組長

經過數週評估後，擬定圖書徵集、典藏、研究詮釋之計畫書，希冀能由台文館擔任此項重要事務。這當中雖非全部符合蒐藏範圍的，但基於台文館對於文物維護的認知與設備，加上前輩作家的期待，我們總希望有機會就應該把握，並能為該批書謀求受典藏與保固的空間，亦是應全力以赴的事。

聽見與看見——延長壽命，創造價值，文物保護的基本責任

台中一中的日文特藏圖書，對於台文館來說，徵集是為了延長其存在的生命，開創其運用的價值。台文館開館五年了，在許多人的努力下，台文館漸漸的累積文學文物的典藏能量，在第三年始，開展文物保固與修護的人力及設備，一方面可積極為文物進行狀況的檢測與修護；另一方面確實將文物予以分類及分級，配合台文館的展覽，呈現典藏的成果。

總體來說，台文館作為一個文學博物館，徵集和典藏是最基礎的工作，台文館在歷任的籌備處主任、館長的帶領下開展出不同的營運風貌，唯不因館務、人員、體制更迭的，是那作為一個博物館的基礎磐石—文物的存在與典藏，堅持在蒐藏、保存與研究領域的開拓及累積。

日前已訂定了蒐藏政策及作業要點，制訂了標準作業程序（SOP），提供館內與館外的提調、研究與展示。並同步進行文物的管理及維護，目前設有專業典藏庫房、修護室，人力上則有專業編目人員、文物保固助理及修復師等。在開館五年的時間中，台文館可說是以奔跑的姿態與速度，卯足全力徵集作家作品等相關文物，謹慎的典藏管理，舉凡手稿、圖書、信札、相片、剪報、器物及其他類別，為的是要在歷史的洪流中，竭盡護守文學文物的責任，這樣日積月累後的成果，就是對於博物館研究典藏區塊的責任與堅持。

基於這樣的熱誠與認知，當台文館遇上了台中一中的日文特藏圖書，台文館便預計在與台中一中校方取得共識後，將三千多冊之圖書捐贈進館，由台文館作為全國文史博物館之窗口，依現今博物館收藏圖書種類為考量建置互動機制，邀請、尋求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美術館等，作為可以連結的點，由台文館作為架構中心，建立資源共享機制，透過台中一中多年來的典藏成果，加值成為全國研究、博物館皆可分享的資源。

當歷史象徵被突顯，文物存放空間成為關鍵

徵集與文物的歷史、存放的空間、人的懷念與記憶，有許多的關連，台中一中近百年的校史即是一例。儘管台中一中的成員中有認為「取之社會，還之社會，讓有心保存單位處理，善加利用」的想法，但也有認為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建築與校史的學校，應該要有個標的物的存在，以證明那一路走來的不易與艱辛，台中一中在1969年拆除了「紅樓」之後，無論是校友還是護守歷史的校方成員們，總是希望這樣百年史的「一中」，能夠擁有某些事物來作為紀念與記號，近百年來的特藏圖書，即具備了重要的歷史象徵，撫閱過那書封，束之於特藏圖書區，都可意味著此校擁有某種重要的古蹟，代表著學校整體的過去與現在。在這樣的因素下，校方暫時擱置了日籍特藏圖書的捐贈想法，台文館也因此收起了計畫書，暫時為此次的徵集，打上一個句點。雖然如此，基於徵集過程，所接觸的人以及支持，台文館將當時該校圖書室組長陳信幸老師所提供的特藏圖書清冊，逐步進行電腦記錄，檢視台中一中「特字號藏書目錄」所列，計有3711冊，對照實地場勘的記錄，尚有其他古籍圖書在其中，顯

示了原始資料建置的有限或是遺失。這些特藏書中文學歷史書佔總量三分之二，其中以當時日本帝國的史料最多，其次是日本對中國、西洋的研究；另有自然科學史料、宗教文獻、工具書、畫冊等。國內存有最完整的日治時期以來的圖書、報刊資料，應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最為齊全，其優勢條件即為該館原先為「台灣總督府台灣分館」（創建於1914年，由於是日治時期台灣唯一的官立圖書館，因此舊藏特別以台灣總督府出版的圖書為多），而現在增加了台中一中特藏書的出土，倘若能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整理及運用加值，應可呈現另一層次重要的史料。

千金難買「早知道」，眾志成就挽狂瀾

誰也料想不到，就在台中一中完成原圖書館圖書的裝箱、打包，預定進駐新建圖書館時，在學子們開心的暑假時間，七月颱風淹大水，短時間的傾盆大雨，造成遺憾。一行數字的描述，卻需要近十年的時間，以無法計量的人力、百萬的物力，修補遺憾，要檢討的事項很多，「怎麼會這樣？」、「排水系統有問題嗎？」、「既是珍貴的書怎能放置低處？」，只是如果有人料想到，如果真有那所謂的「早知道」，人間怎麼會有那麼多遺憾？

因為有遺憾所以需預防。台文館每年需填報「風險管理」，文物典藏庫房一向是危機處理最為熟練與完備之處，無論是天災或人禍，透過繁瑣的填報表格，制定通報系統與損益、人力耗材之評估，為了那總是無法預知的狀況，做最好的準備。積極推動台中一中特藏圖書以捐贈方式保存的前圖書室組長陳信幸老師，曾建議校方成立「處理日治時期圖書委員會」，決定圖書去留，即是在管理文物的思考下形成的具體務實想法，卻未能在大水來臨前予以實現。

歷經水吻的圖書，仍然不能抹滅其歷史意義，當台文館再次接獲台中一中的電話時，沒有太多時間猶豫，救書優先。而在最短的時間內籌組的隊伍，是放下繁忙的工作，轉而進入另一個意外的專業領域。

台文館的救援隊上路，由研究典藏組13名以及館內其他組室的同仁3名組成，帶著最基本的配備，進入濕淋淋的“水書”世界，我們在暫時建置的救援中心——台中一中康樂館（符合大批人力、大型空間、具備空調等救援要素）那一本本變形又發出異味的書，讓人感到心痛，然因為大家救書的心力一致，隱約中也逐漸產生了正面迎對困難的能量而不至於完全失望。

以下的內容進入「搶救圖書的實錄」，在此謹以少許篇幅，向辛苦的館員們致意：

台文館16名救援隊在工作了12小時，返家時已是深夜，身體的疲憊無法言喻，但為了書這樣賣命，在成員當中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將書看為至寶，而非以計量金錢為主的經驗，成為生命中很難忘的記憶，參與的館員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出差，就經歷到如此具挑戰性的工作，姑且不論馬不停蹄的工作所付出的體力，大批水損書所引發的味道以及不斷散發的霉菌，對工作人員的身體造成不小的負擔，然之於能夠挽回重要文物，對於博物館的每一份子來說，或許都可轉化為珍貴的經驗。

救書後的復原工作極為漫長，這條路之於台文館來說，有堅持就有願望，有願望就有力量，那麼儘管這條復原圖書的路，很長，行走的人，依然可以因著願景及路旁的加油聲而微笑前進。



本文作者

林佩蓉

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研究助理兼代組長